



校刻日本外史

源氏

リ5
15688
2





日本外史卷二

源氏正記

源氏上

源氏。出自清和天皇。天皇宮人王氏。生貞純親王。敘四品。任兵部卿。稱桃園親王。親王二子。曰經基。曰經生。皆賜姓源氏。經基有武幹。善騎射。以親王為帝第六子。世呼經基曰六孫王。天慶中。為武藏介。平將門之反。間行入奏之。因拜從五位下。從藤原忠文。伐將門。又從小野好古。伐賊黨藤原純友。終敘正四位下。任鎮守府將軍。子孫世為武臣。其旗用白。有八子。長滿仲。生于攝津多田。襲父職位。得關

東士心。冷泉帝安和二年。中務少輔橘繁延。前相摸介藤原千晴等。密謀挾為平親王。奔關東為亂。滿仲與焉。已而滿仲與繁延有隙。遂自首。以攝政藤原實賴旨。與弟滿季。捕繁延千晴。流之。當是時。京師騷擾。如天慶之亂云。滿仲嘗謂武臣衛天子。不可無利刀。乃召筑前良治。某鍛鍊六旬。得二刀。曰截鬚。曰膝圓。傳之子孫。滿仲官至左馬頭。及卒。贈從三位。四子。賴光。賴親。源賢。賴信。源賢為僧。賴親坐與興福寺僧鬪。處流。子孫居大和。稱大和源氏。賴光材武有名。為東宮大進。永延中。攝政藤原兼家造新第。落之。賴光遺馬三十匹。以分賓客。兼家子道隆襲攝政。其弟右大

截鬚膝圓
滿仲以二刀試斬
刃囚其餘勢一
截鬚一斷其膝
故名

將道兼與之爭權。賴信素事道兼。謂賴光曰。吾力能刺道隆。使我主代之。賴光掩其口曰。毋妄言。事敗。肝腦塗地。汝主亦豈可晏然止哉。賴信乃止。賴光有三子。長賴國。子孫世居多田。稱攝津源氏。賴信尤勇敢。善用兵。長元中。為甲斐守。會上總介平忠常作亂。朝廷令上野介平直方將東海東山兵討之。三歲不能平也。乃以賴信為常陸介。代之。賴信聞命即往。人勸其待兵集而進。弗聽。遂率子賴義等。進赴鹿島。忠常奪舟。刈柵海岸。不可濟。賴信計示弱。怠之。使使請和。忠常不肯。於是聚眾議戰。眾謂其無舟筏。宜循海赴攻。賴信曰。不可。賊恃險。吾直渡。攻其不備。可一戰下

代一作

日本書紀 卷之二

文或作丈

才一作材
名下有
曰字
濶達
作為

也聞有淺處可騎渡軍中豈有知之者乎有高文者自稱
知之馳入海行立葦為表賴信麾軍從之忠常驚怖出降
斬之效首京師以功敘從四位上任上野常陸介賴信謝
曰臣籍天威得不血刃而降強賊何功之有臣老矣不堪
遠任願得改守丹波非所敢望也不許子賴義沈斷有武
略為小一條院判官代每從獵善用弱弓矰猛獸平直方
奇其才藝以女妻之既而賴義夢八幡神賜劍其妻有妊
生子賴義喜曰此兒必興我家因名義家及長冠于八幡
祠前稱八幡太郎濶達英果善射每有征行未嘗不從賴
義為相摸守州俗好武賴義義家撫以恩威豪傑爭服樂

為之用當是時陸奧豪族安倍賴時并諸部落為六郡酋
長國守與秋田城介合兵伐之賴時逆擊大敗之白河關
以北傳海盡叛附焉朝議以賴義為陸奧守與義家及次
子義綱率兵赴伐會大赦賴時解兵而降臣事賴義賴義
遂兼鎮守府將軍永承七年任滿將還入府視事賴時厚
犒其軍既罷歸國府宿于阿栗川有人夜襲藤原光貞營
初賴時長子貞任請婚於光貞不聽以故報之也於是賴
義欲執貞任賴時乃舉兵反據衣川關賴義奏請再任發
兵伐之賴時婚藤原經清平永衡來屬官軍或告永衡與
虜有私賴義捕永衡斬之經清亦不自安遁歸於賴時賴

婿与婿口蘇計切

日本外史 卷之二
時族富忠。勇而有衆。賴義以教旨諭應官軍。賴時亦親往說之。賴義令富忠伏兵要擊。獲賴時。誅之。而貞任軍猶張。貞任魁傑。善用兵。官軍數不利。屬歲比饑。糧食不給。天喜五年。賴義奏請徵兵食。其十一月。自將兵千八百。擊貞任于河崎。會大風雪。人馬凍飢。貞任以選兵四千。戰于鳥海。縱左右翼。大敗我軍。我軍所餘僅六騎。虜急圍之。矢下如雨。賴義義家皆傷馬。從騎下而授之。義家與藤原範明等。縱橫奮擊。虜兵相警曰。八幡太郎也。遂退去。賴義既免。乃奏兵食不至。遠近皆然。且出羽守不與臣戮力。於是詔罷出羽守。新守至。亦不敢來援。貞任勢益張。令經清以私符

徵官物。令曰。用白符勿用赤符。赤符官符也。賴義益困。對守數歲。康平五年。任滿。詔高階經重代任。國民慕賴義。不服經重。經重不得已而去。於是賴義矢必滅虜。使人說出羽曾清原光賴。及弟武則。諭以大義。七月。武則率子弟以下萬餘人而至。賴義以三千人。會議于營岡。爲七陣。以武則等分將之。而自將第五陣。進至萩崎。將攻小松柵。以凶日不果。會清原氏候騎誤失火。民家柵中大驚。賴義謂武則曰。機不可失。拘日何爲。對曰。我兵怒如火。宜及此時用之。乃遣騎兵。絕其衝路。而步兵薄攻之。深江是則等。以死士冒險入柵。虜大擾。貞任令弟宗任出戰。賴義以麾下橫

趨
輕走也

擊破之。虜遊軍又襲我第七陣。亦擊大破之。虜遂棄柵走。乃焚柵而退。會霖雨。畱旬餘。磐井以南盡應宗任。侵奪我糧道。賴義分兵赴拒。九月。貞任瞰我兵寡。以精騎八千來襲。武則曰。我客兵。糧乏。利在速戰。彼不坐困之而來戰。是自投首也。賴義大喜。為長蛇陣逆戰。半日。大破之。追走至磐井河。曰。吾欲乘機遂擣其巢穴也。則令武則以八百騎夜追之。武則更揀歿士五十。自間道焚貞任營。內外合擊。虜軍大亂。走保衣川之險。賴義義家進攻之。河水方漲。武則等戰不利。見河岸有樹覆水。武則使趨。捷者攀樹踰河。縱火虜營。貞任駭走。賴義追擊。連破二柵。進拔烏海柵。乃

三柵
黑沃尼鶴膝比与
登利

會將士飲。謂武則曰。吾得至於此。子之力也。子視吾面目奚若也。對曰。臣為將軍執鞭。何力之有。將軍盡忠於天子。暴露于野十餘年。頭髮皆白。天地為動。將士為奮。破虜如決河。臣今視將軍。髮復半黑也。即獲貞任。則全黑矣。賴義喜。又進破三柵。追貞任。至厨川柵。柵據水澤高壘深塹。斬中植刃。以灰守之。殺我兵數百人。賴義令壞人家。埋斃下馬。遙拜京師。手取火。號為神火。投之。會風起。壘柵皆火。我軍因急圍之。虜殊死戰。武則解其一角。虜逃走。賴義擊虜之。貞任乃獨身出關。我兵叢刺之。不殊。載之巨楯。六人舁之。至。賴義視之。腰圍七尺。長稱之。賴義數其罪。斬之。及其

日本外史 卷之二
子千代其弟重任。經清亦被縛至。賴義命用鈍刀斬之。曰：猶能用白符乎？宗任等皆降。賴義見柵中有所虜掠美女數十人，盡分賜將士。六年二月，使人齎貞任以下首獻闕下。詔敘正四位下。任伊豫守。敘義家從五位下。任出羽守。義綱為左衛門少尉。清原武則為鎮守府將軍。八月，賴義建八幡祠于鎌倉鶴岡。戰功。七年春，賴義義家以諸降虜入朝，奏請賞有功將士。朝議未許，以故未赴任。任國不登，以私資濟貢賦。如是二年，上書請重任曰：臣聞人臣建勳功，受恩賞。和漢古今所同也。是以或有起徒隸而係金紫，出卒伍而至將相者。賴義以功臣之裔，效恪勤之節，舊

金紫 金印紫綬 相國所佩

矣。適東夷蜂起，侵盜郡縣，抄略人民，六郡之地不服皇威者數十年矣。及於近歲，日益猖獗。賴義以永承六年受任彼州。至天喜中，兼帥鎮府。臣仰鳳凰之詔，以向虎狼之國。被堅執銳，身受矢石，暴露千里之外，而出入萬死之途。藉天子之威，與將卒之力，終得奏其功。其渠帥安倍貞任、藤原經清等，皆伏誅戮，傳首京師。其餘醜虜，安倍宗任等，束手歸降，掃其巢窟，收之縣官。叛逆之徒，皆為王民。乃蒙錄功績，得守伊豫。臣忝聖恩，欽荷不暇，而以鎮服餘燼，猶畱輿地。且征戰之際，有功劳者十餘人，為請抽賞，未得裁許。是以不敢赴任。況去歲九月，被賜任符，遲引之罪，出不獲

縣官謂天子說在手 帖 欽荷 抽教鳩切

封家受封地於彼國

之家

納官徵納金穀之官

蒞口蒞臨也

力至切

已四歲之任。空過二稔。不能徵納官物。而封家納官督責如雲。仍以私物。且償進濟。聞彼州吏言。頻年旱凶。田無秋實。民有菜色。臣謹按傷例。延蒞境之年限。以救闕國之凋弊者。其人寔繁。况致希世之功者。寧無殊常之恩。昔班超以三十年平西域。今賴義以十二歲誅東夷。遲速優劣。採擇非難。饒無受千戶之封。曷不許重任之典。望請天恩。哀矜臣意。忝賜允可。使臣徐得處興復之計。以致辦濟之方。臣不任懇款。先是。諸降虜皆處流。義家愛宗任勇。特親信之。一夜。問所私女子。乘車而往。獨宗任從。心陰圖報復。拔刀窺車中。見其睡。不敢發。後遂傾心事之。義家嘗過藤原

微

賴通第。談陸奧戰事。博士大江匡房在別室。聞之。曰。好男子。惜未知兵法。宗任微聞之。慍告義家。義家曰。其或然見匡房出禮之。遂就學焉。承曆三年。美濃亂。詔義家住定之。亂人聞之。皆遁。延久三年。陸奧亂。守源賴俊討平之。賴俊者。賴親孫。賴義從姪也。永保二年。賴義卒。三年。詔義家為陸奧守。兼鎮守府將軍。初。清原武則有二子。曰武貞。武衡。武貞生真衡。又納藤原經清之寡婦。生家衡。亦養經清子清衡。而真衡為嫡嗣。家衡清衡以下。皆臣事之。其姑夫吉彥秀武。以事怨真衡。舉兵背之。真衡赴攻之。秀武使人說家衡。清衡襲其虛。真衡乃還救。已而聞義家至。迎饗之。復

挑音調二声項助韻
挑他彫切與王挑
挑他彫切戰云
挑了切注謂云
獨較勝

往攻秀武二弟又來襲義家從兵入其城拒卻之義家自
赴出羽攻家衡不利還武衡喜來謂家衡曰子克入幡太
郎我曹之榮也當與戮力遂合兵據金澤柵義家大怒寬
治元年九月自將數萬騎攻之去柵數里望見雁行亂曰
是有伏也縱兵搜索果獲麀之謂眾曰兵法言鳥亂者伏
也我不學則始矣遂進圍柵相摸入鎌倉景政挑戰敵射
中其右目景政不拔箭而索射已者終射殺之武衡據險
必關多傷我兵又使率千任者詭言義家曰汝父納名簿
於我以獲克敵簿見在我汝何以負我義家怒攻之未能
下義家弟義光稱新羅三郎亦勇智多技能是時為右兵

愧俱位切

季一作
秀下同

衛尉在京師聞兄軍不利奏請赴援不許遂舍官赴之義
光素好音嘗學笙於豐原時元是時時元已歿其孤子時
秋送義光至足柄山會月明義光因吹笙盡授所學訣別
遂至陸奥義家喜泣曰吾見汝猶見先君也乃與俱進攻
柵固不拔義家因會食設勇怯兩列以勵戰士義光從臣
腰季方無日不列勇列也吉彦秀武降在我軍進說宣持
久困之義家從之下令休戰武衡使人來言曰我軍苦無
事我有健兒龜次請得一力人角之乃遣鬼武者勝而殺
之虜愧憤出戰已而虜食盡出羸兵來降秀武曰是舒糧
也宜斬義家又從之虜益窘因義光乞降不聽再乞且請

日本外史

卷之二

八

結約
一作

義光臨柵中爲要約。義光欲往。義家止之。乃使季方往。虜露刃待之。季方夷然。武衡賂之以金。季方卻之曰。我輩將旦暮分取之。不煩汝賂也。撫刀而出。時天漸寒。軍士恐凍。一夜。義家出令軍中曰。燒我營取煖。今夜虜柵陷矣。不復用營也。黎明。柵中火起。家衡遁。武衡潛池中。義家獲之。誚曰。而父屬吾父樹功。吾父請授官爵。若以怨報德。何也。名簿果安在。因執千任。拔其舌。令斬武衡。武衡乞哀於義光。義光請曰。降者宜赦。義家作色曰。悔過來歸。如宗任者。是之謂降耳。擒而求活者。非降也。遂斬之。家衡爲其下所殺。義家欲獻武衡。家衡以下首。奏請下官符。廷議謂其私

鬪也。弗許。以故不賞將士。遂棄首于塗。而還。義家承父祖業。善撫將士。其征陸奧。前者九歲。後者三年。東國士民皆服其恩信。相與共請。留其子弟。擁戴之。而自呼其家人。稱義家曰。八幡公。當是時。八幡公威名徧於朝野。白河法皇嘗患夢魘。詔義家獻其兵器。鎮之。義家獻一玄弓。建御枕上。卽無患。法皇問曰。毋乃東征所執乎。對曰。臣不記也。法皇嗟賞之。然義家官位甚卑。以正四位下右衛門尉。卒於天仁元年。年六十八。有六子。義宗。義親。義國。義忠。義時。義隆。義忠最有名。官至檢非違使。季父義光嫉之。誘義忠臣鹿島某。使陰殺之。初。義忠叔父義綱與義家相惡。構兵。詔

魘
於瑛切

禁兩家兵入京師。事得寢。後義綱以陸奧守擊平亂人平師。妙于出羽。以功拜從四位上。其黨頗廣。至此朝議以義忠死。為出於義綱子義明。遣兵殺之。義綱據甲賀山。詔源為義討之。義綱自髡降。流佐渡。義光子孫世居甲斐。稱甲斐源氏。為義者。義親子也。義親為對馬守。以罪被誅。為義幼孤。義家奇之。欲以為義忠之嗣。甲賀之捷。拜左兵衛尉。時年十四。其明年。義家卒。為義遂直承義家之後。居五歲。南都僧兵攻叡山。又命為義。為義與十七騎。逆擊于栗子山。走之。後十餘歲。累遷為檢非違使。左衛門大尉。敘從五位下。為義有二十三子。長曰義朝。尤善戰。居相摸鎌倉。關

東家人盡附之。為下野守。第八子曰為朝。猿臂善射。幼凌犯諸兄。為義患之。逐之。豐後曰鎮西八郎。自稱九國總追捕使。以妻父阿曾忠國為鄉導。數與菊池原田諸大姓戰。比十五歲。遂盡伏九國。九國守介交訐之。朝廷敕太宰府討之。不能克。為義坐免官。為朝聞而病之。與須藤家李等二十八人。俱至京師。待罪。是歲。近衛帝崩。帝為鳥羽法皇。寵姬得子。所生。夙受禪于崇德上皇。及帝崩。上皇願復位。法皇與得子議。立帝兄即位。是為後白河帝。帝之保元元年。法皇有疾。召得子。授之一筐。戒曰。緩急啓之。七月。法皇崩。上皇起兵。據白河殿。左大臣藤原賴長為謀主焉。四幕

所生一作所出

八甲
薄金勝元相無茲始
八龍日牧日牧
源大產亦

芟所銜切

兵京畿大擾。得子乃啓筐。則書武臣十人名矣。義朝爲之
首。卽名義朝。義朝乃率兵與族賴政等俱衛高松殿。賴政
者。賴光五世孫也。安藝守平清盛亦應召入衛。於是上皇
使使者召爲義。爲義辭曰。臣老羸。非復平昔。長子義朝勇
而有衆。而旣赴禁內矣。餘子獨爲朝可用。君請用之。毋以
臣爲也。且臣夢家所傳八甲爲風所漂。臣心惡之。往必不
利也。使者強之。爲義不得已率諸子赴之。上皇喜。以爲判
官代。賜邑及寶劍。以四子賴賢爲藏人。因會議戰。爲朝進
而言曰。臣大戰二十。小戰二百。以芟鋤九國。以小擊衆。每
利。夜攻。臣請今夜襲高松殿。火其三方。而要之一面。其善

咳
於兩切

史記項羽記
亞父曰咳
子不足與謀

私一作

地他一作

戰者。獨有臣兄義朝。然臣一矢斃之。至如平清盛輩。臣鎧
袖一觸。皆自倒耳。則乘輿必不得不出。臣乃加矢其從兵。
徙輿於此。而奉陛下於彼。易如反掌。則東方未白。大事集
矣。賴長曰。爲朝年少。負氣。所言皆鄙人私鬪之事。安可施
之。帝王之戰耶。兩帝爭國。當用堂堂之陣。南都僧兵。應召
且至。成軍以戰。未爲晚也。爲朝退。私罵曰。咳。長袖者。惡知
兵哉。家兄有謀。將出我所欲爲。僧兵寧可須也。爲義又進
策曰。本宮垣溝單淺。無他可據。以寡兵保此。非計也。陛下
宜幸南都。撤宇治橋以守。卽不利。幸于關東。臣糾合家人
奉輿復闕。臣籌之不難。賴長弗聽。爲義退而言曰。吾不知

日本外史 卷之二 十一

友所矣。與其六子賴賢、賴仲爲宗，爲成爲朝，爲仲。分八甲
環之。送一於義朝。爲朝軀幹。大不可服。乃服他甲。獨以二
十八人守西門。餘子盡從父。以百騎守南西門。平忠政等
諸將以兵數百分守諸門。義朝在禁內。關白藤原忠通以
下聚議不決。義朝數趣之。有詔召義朝於階下。問計。對曰。
取勝一舉。莫若夜攻。臣聞南都兵千餘。應上皇徵。已次宇
治矣。宜及其未至擊之。從之。詔戰勝。聽昇殿。義朝對曰。武
臣赴戰。不期生還。臣請拜賜而歿。攝衣而昇。藤原通憲奏
曰。彼之曾祖祖父嘗聽昇殿。而父則未也。以子先父。若何。詔
曰。勿問。義朝感喜。還營。繫鞭車傍。曰。我卽戰歿。誰知我得

昇殿。此識之也。乃以選兵四百襲白河殿。平清盛亦赴之。
兵凡數千人。上皇謀者還報。爲朝曰。固當然爾。賴長恐
爲朝不爲用。遽拜爲藏人。爲朝曰。吾何用藏人爲。吾鎮西
八郎可也矣。辭不拜。將戰。諸子爭先不決。爲朝曰。臨戰何
論兄弟。然吾嚮以不避獲罪。故欲先而不敢。唯敵勁難當
處。輒命於我。賴賢、賴仲邀擊義朝。敗退。義朝隨攻之。平清
盛攻西門。其將伊藤景綱與二子伊藤五、伊藤六先進。爲
朝射之。洞五之胸。而著六之袖。清盛惴懼而退。獨其騎山
田伊行返戰。爲朝又射斃之。馬逸入義朝陣。鏃穿鞍。大如
巨鑿。部將鎌田政家取而獻之。曰。八郎君所爲也。義朝曰。

惴
之涉切怯也

彼弱齡未當至此詐設以怖敵耳汝嘗試之政家自呼而進為朝曰爾非吾家人乎對曰昔為主君今為兇徒射中其胄為朝大怒與二十八騎闢門突出政家辟易退走義朝以二百騎馳之呼曰吾奉宣旨來汝盍速降乃彎弓於其兄乎為朝曰判官公受院宣今為朝等拒戰且彎弓於其兄孰與推刃於其父因大戰義朝立馬莊嚴院門為朝望見之注箭既而舍之曰父在此兄在彼焉知其不有所潛約勝敗互相救護哉乃注鳴鏑顧謂家季曰吾且褫其魄家季曰得毋誤乎為朝曰第觀吾所為乃射穿胄臍貫門扇義朝大驚乃呼曰八郎射未為精為朝曰不敢為焉

耳即被許甲之高胄之題唯阿兄所命乃注大箭深巢清國進敵義朝應弦而倒義朝兵死傷最眾為朝亦喪二十三騎猶固守為義賴賢等又善拒天漸明義朝馳使奏請用火攻聽之乃縱火上風煙焰蔽宮宮中大亂義朝等鼓謀終陷之上皇出奔入如意山為義以下悉從之上皇親諭散遣之皆揮泣而散為義將遁東國病不能行抵蓑浦追兵來薄諸子力戰卻之士卒垂盡乃削髮欲因義朝請降為朝諫曰上皇者帝同母兄而左府為關白親弟聞上皇已遷讚岐左府亦歿骨肉之不可恃如此大人盍鑒焉不若赴東國倚其豪族官軍即來兒為竭力力盡而後歿

不亦可乎。不聽。遂出降。初清盛奉敕索為義。不得。會平忠政出降。其叔父也。素與有隙。則斬而獻之。以搖義朝。有詔。令義朝斬為義。義朝數請以已戰功贖其命。帝怒曰。清盛能誅叔父。義朝獨不能誅父乎。果不能。將命清盛斬之。義朝憂懼。不知所出。謀之鎌田政家。政家對曰。此非臣所敢議也。然既為國讐矣。竟不免於誅。與其死於人。寧死於子。義朝意決。使政家誘殺之。自奉其首詣關。賴賢以下五人皆伏誅。猶有四弟。曰乙若。龜若。鶴若。天王。皆幼。義朝以詔遣人殺之。鶴若謂使者曰。抗關者當效。吾儕何同科。恐女謬聞。龜若曰。家兄誤矣。使吾輩存在。多於數百士卒也。乙

左思蜀賦鳥
鍛注鐵殘也

殺所八切
斬所拜切
駢比也

扶
臂畢美切
筋舉放切
內三力

若諭諸弟曰。汝輩勿復言。下野守既忍於父矣。何有於弟哉。是無他。陷清盛計中。自鍛其羽翼耳。事已至此。生猶蒙辱。不若速死。以從父於地下也。駢首受刃。為朝匿于輪田。將奔鎮西。聞平氏將平家貞要之也。不果。適有疾。浴於民家。或視其身材魁偉。告之於官。官遣兵圍之。為朝裸體扶柱。擊殺數人。而就縛。至關庭。特減死一等。拔其臂筋。流于大島。為朝筋力雖減。用箭加長。曰。天子賜我大島。遂并有傷五島。舊臣稍稍來附。後數年。救狩野介攻之。為朝射沒其一艦。而自逃入琉球云。義朝之捷也。賞為右馬權頭。義朝奏曰。是先臣滿仲所拜。然彼左比右。且曰權馬。臣未知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一

其榮也。於是陞為左馬頭。而資望終不及平氏也。平氏素與心納言藤原通憲善。通憲以帝乳母子貴。幸用事。義朝欲以女為其婦。通憲鄙義朝。卻之曰。我子學生。子女非偶也。乃與清盛婚。帝既禪位於二條帝。而猶聽政。嬖人藤原信賴與通憲惡。則浸引義朝自援。說以甘言。義朝深結之。平治元年十二月。清盛如熊野。信賴乃謂義朝曰。通憲恃寵自專。陰與清盛謀。剪除子家。彼之專橫。雖上皇亦厭之矣。吾欲發事。誅夷讒人。子何不相助。義朝曰。吾建殊功。而不能贖父命。親屬摧頽。清盛欲乘此時以陷擠我。我非不知之。公有此舉。敢不效力。信賴大喜。贈以鎧仗名馬。義朝

推
昨四劫

戰一作

又教之招賴政。於是義朝以五百騎夜圍三條殿。焚之。又焚通憲第。所殺傷甚眾。通憲遁逃。追獲斬之。信賴挾帝及上皇據大內。義朝第三子曰賴朝。稱鬼武者。時年十三。為右兵衛佐。進謂義朝曰。聞清盛等將還。盍逆戰。乃坐待之。乎。賴朝長兄義平在鎌倉。嘗與其叔父義賢有隙。戰于大藏。斬之人。呼曰惡源太。於是聞變。晨夜馳至。信賴欲授之以官。義平辭曰。嚮叔父八郎辭職。人不拜。知緩急也。吾亦姑用惡源太之號可矣。如聞平氏將還。願假吾一隊兵。吾要之阿部野。梟清盛以下首。然後拜命耳。信賴弗聽。已而清盛入京師。帝上皇皆乘夜逃出。入平氏第。信賴旦起。乃

覺之意大沮喪。義朝檢其兵，稍稍散。所餘有二十騎，乃分守諸宮門。授賴朝以傳家寶刀，截鬚，攜以臨軍。信賴不習騎，騎而墜，左右扶之，守待賢門。平重盛來攻，信賴舍守走。重盛以五百騎破門而入。義朝望見，咄嗟曰：「豎子敗吾事矣。」呼義平拒關。義平乃與鎌田政家、三浦義澄、平廣常、平山季重、熊谷直實等十六騎躍馬而出，指視其騎曰：「赤甲而黃馬者，重盛也。」定生擒之。進戰于大庭，騎皆注目重盛，追之。七匹重盛走出，以生兵入。義平復擊走之。義朝馳使讓義平曰：「若何不善拒，而使敵數入也。」義平乃出至大宮巷，直衝平氏陣，陣潰亂。重盛與兩騎走。義平追之，垂及

七匹櫻橋樹也

而馬跌。重盛踰塹，政家射之，甲堅不入。義平曰：「射馬，射馬。」重盛墜，追及之。其兩騎遮鬪死。重盛僅以身免。義平慮義朝還而援之，則義朝方與平賴盛戰于郁芳門，大破之。賴朝射斃二人，傷一人。義平至，代父進戰。平氏軍悉敗走，還保六波羅第。我軍追北，信賴從出，半途逃走。平氏兵乘虛入大內。義朝直進，攻六波羅，賴政獨陣于六條，積義平察其有貳心，以五十騎突之。賴政走歸於清盛。清盛聞我軍至，大怖失措，倒蒙冑，從者言之。清盛曰：「帝在於後，不可背也。」乃關門固守。義平力戰，排門而入。敵分兵更戰。我兵自旦至晡，十餘合，刀折矢盡，人馬皆傷。義朝欲親決戰，政家

拋
匹交切

扣馬諫曰。衆寡勞逸。不較明矣。且走東國。以爲後圖。孰與
殞身徒卒。以辱家聲。義朝乃收兵。退至三條磧。敵兵來薄。
平賀義信。佐佐木秀義。首藤俊通等。救戰。俊通死之。義信
者。義光孫也。義朝得間。與三十騎東走。山門僧徒聞其敗
也。以三百人要於路。義朝患之。武藏人齋藤實盛。免胄謂
僧徒曰。左馬旣死矣。我輩新募之兵。將歸鄉耳。公等欲虓
我鎧仗。所不敢愛。顧子衆我寡。不能周給。請拋擲之。公等
自取焉。乃投其胄。僧相蹂踐爭之。三十騎因驅突而過。至
八瀨。顧見信賴來。呼義朝曰。子何棄我。義朝罵曰。豎子首
謀乃先走。何面來見我乎。舉鞭扶其面。棄之而去。至龍華。

又遇僧徒要路。皆下馬破柵而過。叔祖義隆中矢歿。子朝
長被射。脫拔箭復戰。義朝怒力戰走之。至堅田。見義隆首。
泣語其騎曰。八幡公遺體。獨見此人。而至於此。沈首湖水。
將渡。會風濤起。取路於勢多。乃諭實盛等二十餘人。令散
去。獨義平朝長。賴朝。義信。政家。及源重成。豎金王。從之。賴
朝騎睡而後。夜過森山驛。士兵聚且捕之。賴朝乃覺。拔刀
斬二人。義朝怪賴朝不在。使政家返索。獲之。至鏡驛。聞平
氏拒不破關。乃由間道東出。會大雪。馬不能前。皆釋甲步
行。復與賴朝相失。至青塚驛。義朝嘗嬖驛長女延壽。生一
女。於是投其家。乃分遣義平朝長。募兵於信濃。飛驒。朝長

羣衆一作羣聚

創劇途還。義朝曰：賴朝雖幼，不如汝怯，欲留之而去。朝長請父殺已，勿為追兵所獲。義朝乃刃之。士兵聞義朝在焉，羣衆圍之，重成詐稱義朝，射殺十餘人，剥面自殺。義朝乃走。又遣義信募兵，義信曰：公欲安適？曰：欲適內海。依長田忠致，忠致者，政家妻父也。義信曰：不可，彼性趨勢，恐不利於公。弗聽而訣。道塞不達，聞大俠玄光者，延壽母兄也，遣金王就謀。玄光乃航載義朝、政家，柴覆之，由株瀨河如內海。津吏覺，呵止之。玄光為不聞而過，吏追射之。玄光回舟至岸，吏入舟發柴索之。玄光曰：義朝雖敗，亦從二三十騎也。安依吾，求活乎？假使在焉，必自殺耳。安落子等手。義

譯一作

朝耳。語政家曰：玄光諷我自殺也。如何？政家曰：且待之。吏亦不究而去。明日達內海，忠致厚待之。義朝欲亟東去，時屬除夜，忠致固止之。止三日，忠致子景致密勸其父殺義朝，忠致從之。乃伏力士三人于浴室，而進浴。金王操刀侍浴，力士不敢發。義朝求浴衣不至，金王自出取之。力士乃入。義朝赤手搏什一人，其二人偶刺殺之。金王聞浴室譁，則返，輒斬三人。政家方與忠致飲，聞變且起，行酒者拔刀。政家奪其刀斬之。景致自後斬政家，忠致女嫁政家者伏。政家之刀而歿。金王玄光欲報忠致父子，不獲，殺數十人，取馬逃去。忠致乃獻義朝及政家首于平氏。義朝與政家

蹶
居月切

年並三十八。信賴以下皆伏誅。義平在飛驒。來屬者甚多。聞義朝歿。皆散。義平欲自盡。念當報父仇而歿。乃變服入京師。適值舊臣志內景澄。因偽爲其僕。出入平氏第。舍于三條烏丸。舍主人視僕舉止非凡。又怪主僕每食於隱處也。竊窺之。則易饌而食。乃走告平氏。平氏使難波經房以三百騎圍之。義平拔刀出。斬數人。躍升屋。不知所往。經房乃執景澄去。義平晝伏夜行。以伺平氏。欲倚東近江舊人行至逢阪。經房詣關神祠。途見義平困卧。以五十騎圍之。義平蹶起。箭中其臂。不能揮刀。終被縛。至六波羅。坐之堂。緣怒曰。吾何坐此。自起入堂。清盛出見。謂之曰。脫於三百

騎。獲於五十騎。何嚮勇後怯也。義平笑曰。命焉耳。子之命窮。亦至於此。吾爲子之大患。宜速見殺。乃斬于六條磧。義平臨刑。仰首睨平氏第。曰。保元之亂。處斬者以夜。今乃白日斬我。平賊何無狀乎。嚮使我言行。奴輩無遺類矣。遂被斬。時年二十。賴朝之與父兄相失也。夜迷失路。出於小平山。有漁人知其非常人。舍之。裝爲女子。而薦包其刀。自肩之。送至青塚驛。延壽家。賴朝託截鬚刀於延壽。而去之。關東。遇平氏將平宗清。被虜。還過延壽門。義朝所生女。年十二。聞之。泣曰。我他日受辱。寧今從阿兄歿。將走出。衆止之。後獨赴水歿也。賴朝既至六波羅。就斬。有日。宗清謂之曰。

請一作

欲活邪。曰然。父兄皆凶。非吾誰祈其冥福。宗清詣清盛後。母池尼。尼從容問曰。賴朝如何。對曰。肖右馬君。右馬蓋尼之子。蚤歿者。尼悲之。為請清盛再三。乃得宥歿。流于蛭島。道傍觀者。見其有威容。相語曰。是猶放虎於野耳。舊臣皆勸其削髮。獨秩父盛安附其耳。語曰。郎君宜存髮以待前途。賴朝首肯而去。賴朝有六弟。曰義門。蚤歿。曰希義。居駿河。被虜。流土佐。曰範賴。為藤原範秀所養。稱蒲冠者。平氏不問也。曰今若。曰乙若。曰牛若。三兒皆婢常盤出也。並從母匿於龍門里。平氏索之。不獲。因捕常盤之母。常盤乃自至。清盛悅其色。密挑之。不肖。其母涕泣。說以禍福。不得已。

誠

鮑
求位切

從之。清盛乃釋三兒。盡為僧。今若改名全成。居醍醐。乙若更名義圓。事圓慧法親王。牛若甫二歲。居鞍馬山寺。稱遮那王。未削髮也。平氏勢威。歲熾。月盛。賴朝在配所。以其乳母比企禪尼常餽遺之。纔得不乏。伊豆人伊東祐親。北條時政。奉平氏令。監視之。關東舊臣齊藤實盛。大庭景親。畠山重能以下。皆叛事平氏。其屬意賴朝者。亦弗敢來通。獨佐佐木秀義。自近江來。寓相摸。倚澁谷重國。使其子定綱等。數問賴朝。安達盛長。加藤景廉等。數人亦往來給仕焉。賴朝深沈有大略。性堅忍。喜怒不形於色。為眾所畏愛。中宮屬三善康信。其故人也。一月三使使以報京師動靜。清

搏補各切又方遇切

盛累遷至太政大臣。其妻姊幸於法皇。生皇子。遂受禪。是為高倉帝。清盛納女立為中宮。先是常盤寵衰。出嫁於人。牛若年已十一。嘗見諸家系譜。自知其先世。悵恨久之。於是晝讀書。夜學劍搏。為人短小精悍。面白齒出。甚趨捷。為眾僧所患苦。師勸其削髮。對曰。二兄為僧。吾已恥之。可復做乎。強之。竟弗聽。時藤原清衡孫秀衡為鎮守府將軍。牛若欲往倚之。適有鐵賈吉次。往來陸奥。會其詣山。牛若乃陰語之以情。吉次曰。事甚易。然取子而去。恐遭僧徒怒。牛若笑曰。彼輩苦我。我去。其所欲已。又會下總人深棲賴重。詣山。牛若與之狎。於是三人與偕。東至鏡驛。牛若乃自加

劫訖業切

一無之
一有比
字款上

冠名曰義經。稱九郎。遂至下總。居數月。適有一強盜盜馬。眾追之。盜負樹。眾不敢迫。義經徒手捕之。又有盜數十。為劫。義經赴救。立斬四人。賴重服其勇。而憚物議。稍戒之。義經乃去。徑上野。得伊勢人義盛者。約為君臣。至陸奥。因吉次通秀衡。秀衡善遇之。義經請之金。以報吉次。在陸奥。又得佐藤嗣信兄弟。時承安四年也。當是時。除陸奥出羽外。盡係平氏所管。所在源氏皆為人所擯斥。獨兵庫頭賴政。平治中。決意屬官軍。多材藝。聽昇殿。嘗奉教射怪禽寢殿上。獲之。帝嘉賞之。後遂敘從四位下。治承元年。叡山僧徒擁神輿犯闕。詔諸武臣拒之。賴政守達智門。僧兵來攻。賴

關
左傳聖年將注物則
關矣注關引弓又孟
子越人關弓而射之
德
蒲拜切

政免胄下拜。遣其裨將。言之曰。賴政崇敬山神。有年矣。不
幸奉敕。弗敢關弓向神輿。昔源平氏並衛朝廷。保元以降。
平盛源衰。況以賴政老邁。寡兵敵甲。不足以迎公等。左近
衛大將平重盛。以大兵守陽明門。避彼攻此。不可謂勇。公
等思之。即不見許。賴政與眾卒駢歿。與前而已。僧兵乃向
陽明門。敗還。世稱賴政以智辯免禍也。是時。僧兵欲再舉
敕。大納言藤原成親討之。成親初稱受法皇密旨。陰圖平
氏。託事聚兵。攝津源氏有行綱者焉。與其謀。已而度眾寡
不敵。自告清盛。清盛捕成親等。悉殺之。二年。清盛女生皇
子。立為太子。明年。清盛使其次子宗盛將兵。徙法皇。幽之。

鳥羽四年。廢帝立太子。是為安德帝。平氏以外祖益專橫。
賴政為從三位。削髮而老。子仲綱為伊豆守。有名焉。宗盛
數欲借之。仲綱不肯。賴政懼。令仲綱許之。宗盛借而不還。
大會客。而出其馬。烙記仲綱二字。曰。騎仲綱。曰。鞭仲綱。仲
綱與父言而憤之。賴政素善於以仁王。以仁王者。法皇次
子也。第在三條高倉。稱高倉宮。賴政嘗夜詣高倉。從容說
曰。大王者。於上皇為庶兄。於今上為伯父。才德兼備。天人
交應。而齡已及壯。未得為親王。臣竊為大王羞之。王亦見
清盛所為乎。廢立生殺。從其私。當今之時。大王亦竟不
能保終。自平氏之專權也。諸州源氏。列於編戶。皆見奴僕

使憤怨鬱積。因屈指擊之。得賴朝義經以下四十餘人。曰。大王誠能仗義聲罪。此輩皆可傳檄而致也。王何不速舉大事。上拔法皇幽厄。下援萬姓塗炭。邪王意悅。終聽之。會源行家自熊野來。賴政薦之於王。行家故為義第十子也。是歲五月。拜行家為藏人。密齎王令旨。以諭諸源。以賴朝為嫡宗。特賜一通。行家又密誘新宮僧徒為援。行家既發。僧徒相告語。謀泄。熊野別當平氏黨也。聞而攻之。敗還。馳告平氏。平氏未悉事端也。遣兵圍王宮。賴政次子兼綱為檢非違使。在遣中。急告之。賴政即馳使王宮。告曰。王急逃之園城寺。臣等將追赴焉。王隸士長谷部信連。被王

以婦人服遣之。開門而待。味爽。火卒入門。呼索王。信連大罵。殺傷十餘人。而被執。終不告王所在。賴政焚其第。率仲綱兼綱等十餘人。追赴王所。其舊臣渡邊競居平氏第後。眾欲呼之與偕。賴政曰。毋以為也。彼不呼而來者。已而宗盛聞賴政奔。使人闚競在焉。乃召見之。問曰。三位逝矣。汝何以不從。競佯答曰。臣近與三位有隙。故不相聞知也。宗盛誘以厚祿。競佯喜從之。因言新圖報效。獨患無馬。宗盛與以所愛駿馬。競乃歸舍。結束騎其馬。過平氏門。呼曰。渡邊競。源家舊臣。何能改慮。仕仇敵哉。令將赴援。三位何不要擊。平氏莫敢出者。遂至園城寺。仲綱大喜。截其馬鬣。

進迫一作

尾烙記宗盛二字。夜使人驅入之。平氏策馬入厩。與他馬相踉蹌。一第驚駭。宗盛慚恚。於是賴政招敵。山南都並接王。因建策曰。今夜遣贏兵千。縱火三條。以誘平氏兵。且戰且卻。而以精騎數百。繞襲六波羅。必得克矣。僧真海者。陰附平氏。故發異議。沮之。天遂明。平氏亦以利啗山徒。山徒叛。欲攻賴政。賴政乃奉王走南都。王不習騎。墜者六。因息于平等院。平知盛等以二萬騎追至。賴政撤宇治橋板。拒之。會曉霧。平氏兵緣橋架來戰。渡邊競等善拒殺傷。過當已而敵亂流大至。賴政中流矢。傷膝。兼綱亦戰歿。賴政乃與王訣。使王脫走。而自還戰。亂射敵不敢迫。乃入院。釋鎧。

而坐。謂其騎曰。吾年已七十七矣。為天下倡義。可以死也。與仲綱皆自刃。王途為追兵獲。姐皆傳首京師。清盛聞諸源圖已。幽法皇益固。六月。迫徙郡福原。奉帝於己家。作三間板屋。以囚法皇。遂欲誅鋤諸源。三善康信飛書戒賴朝。使早為備。賴朝初寄伊東祐親家。以事相惡。遂欲殺賴朝。祐親子祐清。密告之。賴朝乃倚北條時政。時政素器之。妻以其女。政子會以仁王令旨至。賴朝大喜。陰與時政謀舉兵。平兼隆。平氏疏屬也。為伊豆日代。居八牧塞。賴朝計先擊之。竊遣京人藤原邦通。與兼隆遊。圖其地形。還會大庭景親。自京師歸。以清盛旨圖賴朝。語之。佐佐木秀義。

秀義密使其子定綱馳告之賴朝。賴朝已得康信書。知其信然也。乃欲先發。因語定綱以所為舉大事。曰。吾欲首擊日代。以卜成否。子宜留此。招致諸弟。定綱請還取鎧仗。與俱來。乃去。久之不至。賴朝疑其意變。悔語之也。已而定綱率三弟經高盛。綱高綱而至。甲冑敵惡。羸馬繩繫。賴朝目之。慘然泣下。於是賴朝令時政等八十騎攻八牧。出圍指授其所嚮。留盛綱及加藤景廉自衛。時八月十七日也。時政待昏而發。賴朝呼時政還之曰。吾何以知勝敗。對曰。勝即舉火。苟敗矣。馳使報之。君自為計。乃往。敵驍將堤信遠別居塞北。遣佐佐木氏攻之。經高自前門入射之。信遠知

有寇。亦射揮刀而出。時月已出。經高覩之。舍弓交刃。定綱高綱繼至。遂斬信遠。亦赴八牧。賴朝使人升樹望火。火不舉也。顧景廉赴援。授以薙刀。曰。為我斬兼隆。景廉與僕洲崎三郎俱赴八牧。則戰方酣。塞堅不拔。景廉進而迫塹。合楯數枚。綴以弓弦。投諸塹。以渡。踰壘而入。敵有善射者關屋八郎。自櫓上呼曰。吾箭一而已。誰當之者。三郎佯稱景廉而進。當箭歿。景廉進擊殺八郎。遂入。又殺一人。及寢。寢戶開。戶內有燭。乃脫冑。置於薙刀。伸刀入戶。如人窺戶狀。兼隆在戶側。謂敵人入也。擊之。景廉揮刀斬兼隆。用燭火傳屏障以出。賴朝望火舉。則大喜。已而時政等凱旋。景廉

傳傳
一作

喘
昌流切

提兼隆首視賴朝曰。公定天下。可以此十也。兼隆族知親
為蒲屋邑吏。為民所患。賴朝自稱受令旨宰關東。因罷知
親。民大悅。伊豆人狩野茂光。相摸人土肥實平等。稍稍來
集。會于土肥里計事。於是使安達盛長傳令旨。歷說八州
豪傑。先抵大庭景親。景親素為平氏所厚遇。弗聽。兄景能
謂之曰。汝為恩也。吾為義也。乃來歸。次抵首藤經俊。經俊
嘲笑之曰。以流人圖平氏。猶鼠圖猫耳。乃去。抵三浦義明。
義明聞使者至。扶病出。召諸兒孫。謂曰。吾家世仕源氏。吾
今餘喘未絕。得遭此舉。汝等勉之。事克興家。不克外義。禮
盛長遣之。遂抵千葉常胤。常胤遲疑。其子胤正諫。常胤乃

決意。因進策曰。鎌倉地形險固。源家之故也。公宜先據之。
臣亦將赴焉。盛長終抵平廣常。廣常心持兩端。依違應之。
盛長乃還。而常胤義明等未至。二十三日。賴朝以三百騎
軍于石橋山。明日。大庭景親以首藤經俊等三千騎來攻。
會日且暮。或議待明日戰。景親欲及三浦黨未至而戰也。
進而挑戰。自名曰。我鎌倉景政裔也。倡亂者何人。賴朝使
人對曰。我君八幡公四世孫也。奉王命誅無道。東國士族
誰非君家人。汝獨不記乃祖之從八幡公於陸奧乎。乃背
義嚮利。以蠛家聲也。景親語塞。乃與弟景尙先進。賴朝召
岡崎義實。問孰當彼兄弟者。義實乃三浦義明弟。居伊豆

蟻
莫結切。汚血也。前
漢文五王傳。汗蟻
宋室云々

摸慕各切手捉也又摹
甫切摹同摹有所
規倣也

者也。於是薦其子義忠。義忠受命而退。召僕家安曰。我欲
為佐公歿也。汝全身而歸。語之我妻子。家安不肯歸。曰。郎
君年二十。乃能為佐公歿。臣年六十。焉不為郎君歿。乃從
而進。義忠遇景尚。搏而伏之。呼從者。從者未屬。而敵人長
尾為宗來援景尚。時夜黑大雨。咫尺不辨。義忠曰。上者景
尚也。景尚曰。上者義忠也。為宗進摸其鎧。義忠揚足蹴之。
急拔刀刺景尚。刀不脫室。為宗弟定景亦來。義忠終被殺。
家安歿之。比明。我兵遂大敗。走入杉山。敵兵羣追。賴朝殿
而親射。敵應弦而倒。景廉扣馬諫止。自與佐佐木高綱天
野遠景等留戰。高綱弟義清娶景親妹。在追騎中。高綱呼

曰。汝以一婦人故背君離親。何無恥之甚。因奮鬪。數卻敵
兵。賴朝得間。獨與土肥實平冒險逃走。狩野茂光老大艱
步。使子親光舍己從賴朝。乃自殺。親光與時政。景廉。高綱
等六人俱踪賴朝。見其立僵樹上。請生歿以之。實平曰。多
久則顯。宜散去之。賴朝乃遣時政。赴甲斐。發其諸源。其餘
皆期後會。散之。獨與實平俱匿。景親大索山谷。其族梶原
景時知賴朝所匿處。故導之他。景親亦聞賴朝自殺也。馳
使告之京師。賴朝既免。出杉山。匿箱根山。初三浦。義明遣
子義澄。義連。庶孫義盛等。以三百騎。會賴朝于石橋山。至
酒勺。聞賴朝敗歿。乃還。與富士重忠戰于小坪。克之而歸。

守衣篋城。重忠以三千騎攻之。義明年八十九。力疾上馬。欲親戰。義澄等止之。出戰不克。城竟陷。義明謂義澄等曰。佐公有勇略。非一敗而死者。汝輩宜索而從之。吾老矣。不能行。當止歿於此。吾老矣。不足惜。獨憾不目佐公成業耳。義澄等固請扶行。弗聽。遂巡間。遂爲敵兵所獲。歿。義澄等航海走安房。索賴朝。賴朝之匿箱根山。投僧家。僧弟嘗善於平兼隆者。欲爲復仇。乃逃出。循山走土肥。自真鶴崎上舟。赴安房。獨上肥實平岡崎。義實從之。當此時。海陸皆敵。二人盡心防護。數日。望見一大船。載甲士者。一人急匿賴朝于船腹。而待大船至。則三浦氏也。見義實。爭問佐公

何在。義實不輒對。曰。吾亦索公耳。義澄等泣曰。吾棄父而去者。欲見公焉耳。今如此。悔不與俱歿。賴朝聞之。匍匐而出。義澄驚喜。拜曰。君在此邪。亾父之言果驗矣。賴朝聞義明歿。悲慟。義實亦語石橋之戰。義忠歿狀。相共泣涕。義盛進曰。諸君何徒泣爲。今得與佐公遭。盡議大事。諺曰。欲食者先器。嚮藤原忠清以相國命。得爲士所別當。八州士人羣聚其門。臣意欽之。君而得志。願換臣以此職。賴朝笑而諾之。於是賴朝乃上安房。移檄遠近來會。其間敵地者。使由海路來。九月。徵小山朝政。下河邊行平。得三百騎。進赴下總。千葉常胤。擒州日代千田親政。以兵三百。迎謁于國

欽去金竹詩憂心欽及
思望之意也

悚息拱切

府。因建策曰。宜多張旗幕。以誘觀望者。賴朝從之。進至隅田川。於是平廣常乃以萬騎來會。欲見賴朝。賴朝不輒見。使實平言曰。吾奉敕舉義。汝何不速來。當在後陣以待。召呼。廣常悚然。退謂人曰。此公必成大事。吾以我衆。援其孤弱。不圖其如此也。賴朝既并廣常兵。又會石橋散兵來歸。軍大振。先是。石橋報至京師。清盛大喜。已而聞賴朝未死。勢復振。則恐。十月。遣孫維盛弟忠度。以五萬騎來攻。以藤原忠清監軍。齊藤實盛爲鄉導。賴朝召諸將議曰。吾欲狗上野下野。然後進。如何。廣常曰。不若及敵未踰足柄而取武藏相摸。二州既獲。天下唯君所欲爲。賴朝然之。濟河而

軍。畠山重忠。江戶重長等來降。賴朝詰重忠以攻三浦氏之由。對曰。臣父重能在京師。故以籍口耳。非臣本心。實平常胤請而釋之。乃命在前軍。立功自贖。於是武藏相摸。豪傑相告來降。兵凡十餘萬。乃入鎌倉。立爲幕府。部署諸將士。遂親將而西。逆擊平氏。八州將士爭追附之。比踰足柄山。凡二十餘萬騎。北條時政引武田信義等兵會之。信義者。義光曾孫也。世居甲斐。於是與子信光弟安田義定等。舉州兵二萬。南入駿河。是時。大庭景親與弟景尚。以兵千餘走。欲歸維盛。聞甲斐兵塞路。景親窘蹙。乃與首藤經俊。長尾定景等俱來降。景尚遇義定于波太山。戰敗遁走。歸

維盛信光又擊破州日代斬長田入道父子。平賀義信其子維義亦發信濃兵來屬賴朝。賴朝乃合諸軍進與維盛夾富士河而陣。初維盛遇行旅自京來者問賴朝兵數對曰八州草木無不風靡無山無川皆其兵也。已而賴朝至河東白旗林立望之無際。維盛召齋藤實盛問曰汝知東事者度賴朝兵挽強如汝者幾人曰弓五箇力箭十五拳以貫甲七札若是者一隊不下二十人。人蓄五六馬馳山谷如平地戰而喪親踐尸而進如臣者斗量帚掃不足數耳。如我畿內西國兵公麼公麼羸弱託喪稱創動輒欲退而所乘皆驚豈可與彼輩較哉。蓋實盛與藤原忠清議事不合。

能引強弓官也今挽強司馬也
無遠切強與強通大記
詳候世家材官引強註
札 甲葉也

么麼 么俗么字於差切
麼 二果切
么麼 細小也
班彪王命論一尚
不及教子云々

厄鳥光切羸弱也

既對維盛遂辭而西。一軍恐怖維盛以忠清為先鋒進至河岸。河水方漲兩軍相持未戰武田信光為我先鋒遣使平氏營與約戰期。平氏不答信光乃潛兵由間道夜出西軍後道徑大澤鵝鴨驚起西軍大駭潰走。賴朝欲追走遂西常胤廣常義澄皆說曰常陸陸奧諸州未服恐窺我後先定關東然後西伐未為晚也。賴朝從之乃令信義守駿河。義定守遠江而引兵還。次于黃蘗河會有一將率二十騎來因土肥實平求見賴朝。賴朝問狀對曰其年齒二十左右面目俊邁曰是陸奧九郎也。亟呼入實平導入幕果義經也。曰聞阿兄起義喜不自禁因辭秀衡而來。賴朝大

固因一作

喜曰。八幡公之東征也。遇新羅公來援。曰。猶見故將軍也。今吾遇汝。猶見頭公也。兄弟相對涕泣。是時。賴朝諸弟。希義在土佐。爲平氏所殺。範賴全成。義圓皆來歸。賴朝還鎌倉。大行刑賞。梟長田入道父子首。斬大庭景親。乃召首藤經俊。言曰。鼠圖猫如何。將斬之。其母嘗乳養賴朝。因爲請哀宥之。賜長尾定景于岡崎。義實曰。乃子之仇也。義實又請而宥死。伊東祐親欲航海西奔。爲天野遠景所捕。囚于三浦氏。名祐清欲報其德。祐清固辭。以嘗受平氏厚恩。請去而從之。賴朝義而許之。佐佐木義清降。亦以父兄故宥之。十一月。賴朝將兵攻佐竹義政于常陸。以廣常爲其姻。

戚使說降。誘殺之。其姪秀義據金砂城。廣常又誘秀義叔父義弘以利。令爲內應。潛兵入城。擊走秀義。分其邑。賜將士。十二月。新館成。徙居焉。令將士三百餘人。各占邸第。別置土所。以和田義盛充別當焉。戢其前諾。選壯士十一人。每夜直寢室以自衛。當是時。諸道豪傑起兵以應賴朝者甚多。河野氏起南海。菊池氏緒方氏起鎮西。山本氏柏木氏起近江。而木曾義仲起於信濃。義仲於賴朝爲從弟。其父義賢爲義平所殺者也。義仲幼孤。畠山重能受義平命。欲殺之而不忍。託之齋藤實盛。實盛更託之中原兼遠。于木曾。稱木曾氏。義仲常憤宗族殘滅。陰圖報仇。與羣兒嬉。

戲每為騎射狀。稍長壯偉。多力善射。潛入京師。覲平氏者數。及以仁王令旨至。喜而集兵。立得千餘人。平氏聞之。召詰兼遠。兼遠教義仲。出依根井行親。招甲斐下野諸源。聞石橋事起。欲赴援。會州人笠原賴直為平氏來攻。義仲擊走之。因據木曾峽。養和元年。春。清盛薨。宗盛嗣。以遺命遣諸弟將兵東下。賴朝聞之。遣和田義盛。授安田義定。守遠江。賴朝叔父兼廣在常陸。欲灌取鎌倉。聚兵三萬。入下野。誘足利忠綱。小山朝政。忠綱應之。朝政許應設伏擊破之。義廣奔歸於義仲。賴朝季父行家在美濃。與平氏戰。敗退。賴朝遣弟義圓將兵赴援。三月。行家義圓以兵二千。與平

重衡七千騎。夾墨脫河軍。義圓夜挺身渡河。為平氏邏騎獲。戰死。行家繼進。不利。戰且走。保矢矧川。使人為役夫狀。西行。遇西兵。問鎌倉援兵來否。對曰。前軍及菊河。後軍及見附。重衡大恐而退。行家使人馳徇美濃。尾張曰。平氏走矣。不射之者。我敵也。二國人爭起要擊。西軍狼狽而去。行家欲遂入京師。請援於山徒。山徒不應。奔歸於賴朝。先是。平宗盛令陸奥藤原氏攻賴朝。藤原氏不聽。又令越後城氏攻義仲。城氏聽之。六月。城資長發兵萬餘。入信濃。義仲設三伏。擊殺其九千人。九月。平通盛等亦來攻。亦逆擊之。越前大敗之。壽永元年。城長茂以四萬騎來攻。義仲有見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兵三千。以源光基策分爲七隊。張赤旗迎之。敵以爲平氏黨也。及漸近。仆赤旗。樹白旗。急迫之。敵軍驚潰。長茂被創走。北陸豪傑悉附義仲。武田信光欲以其女妻義仲。子義高。義仲曰。娶爲妾耳。信光怒。搆義仲於賴朝。曰。義仲數捷。張於北國。平宗盛嘗養其兄女。欲以妻義仲。與連和長東。賴朝大怒。會行家來鎌倉。請邑自給。賴朝曰。吾取十州。義仲取五州。公亦盍自取。行家曰。以千餘騎去。歸。義仲賴朝益怒。二年三月。親將十萬騎入信濃。義仲集將士議。擬口兼光。今井兼平欲壁于富部。拒之。義仲曰。世皆言源氏相肉。今又舍深仇之平氏。而與同宗交兵。若人笑何。乃引兵

避之。越後賴朝亦引兵還。使使言義仲曰。平氏罪惡貫盈。朝廷命我宗討之。當日夜赴命。而十郎私構兵圖我。子乃庇之。舍西向東。何也。子苟無他心。則請速逐十郎。否則得養貴息爲子。二者不聽。則將以十州之卒與子相見。義仲將小室忠兼勸聽其請。兼平曰。君聞大藏之事乎。佐公豈終釋然於君哉。不若蚤絕之。義仲從忠兼言。遣義高爲質。四月。平氏以十餘萬騎東伐。先擊義仲。義仲乃遣其將仁科幸弘等。拒之于燧城。引日野河爲濠。西兵不能進。我新附將齋明者。通款平氏。決水導兵。城輒陷。西兵乘勝連陷諸城。五月。西將平盛俊進至般若野。義仲在越後國府。遣

引一作

今井兼平。馳先奪寒原之險。擊破盛俊。西軍退陣于志雄礪並二山。礪並山南有栗殼壑。深數千仞。義仲發國府。行收兵得五萬騎。聞兵于六動寺。自向礪並山。謂樋口兼光等曰。彼衆我寡。彼舍山東下。就平地戰。非我利也。我先陣山東麓。敵必下巔而陣。我一軍則遠出山西。驅敵于南壑中。可一舉而殲也。諸將皆曰。善。乃分萬人屬兼光等。而自將三萬人。進至東麓。益旗幟。繡林而軍。平氏望見之。果下巔。陣于山腹。兩軍射戰終日。而兼光等已在敵背。日暮。萬人鼓譟突出。義仲麾兵而上。夾擊西軍。西軍大駭潰走。陷南壑。死者幾二萬人。壑爲填塞。平氏將帥僅以身免。收散

截セツ
昨結切斷也

兵。保佐良岳。初義仲使行家別將兵向志雄山。戰不利。義仲赴援。西軍不戰而走。六月。追走陣于小楯林。相持未戰。西兵獲我芻者。問曰。北軍何謀。曰。謀夜襲。西兵怖走。爭渡安宅渡。溺者千餘。既渡。截橋而陣。義仲至渡頭。濁流方漲。試放馬十匹。水及馬腹。全軍從之。終大破之。乘勝追走。進至越前。獲齋明及齋藤實盛等。平氏既連爲義仲所破。走歸京師。義仲進至近江。使其史覺明牒誘山徒。七月。濟湖軍于叡山。平宗盛大恐。舉族挾乘輿西奔。獨賴盛其母嘗德於賴朝。賴朝間通書招之。且欲報其臣宗清。故不從奔。法皇避平氏之叡山。義仲與行家帥北兵六萬。分路入京。

日本外史
卷之二
師。京師人相告曰不圖今日復見白旗也。

日本外史卷二終

海

